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孫行者降伏火龍

卻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，伏在那澗底中潛靈養性。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，他按不住心中火發，急縱身躍浪翻波（原作「性」），跳將上來道：「是那個敢在那裡海口傷吾？」行者見了他，大咤一聲「休走！」輪著棍，劈頭就打。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。他兩個在澗邊前這一場賭鬥，果是驍雄，但見那：龍舒利爪，猴舉金箍。那個須垂白玉線，這個眼幌赤金燈。那個須下明珠噴彩霧，這個（原作「言」）手中鐵棒舞狂風。這個是迷爺娘的業子，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。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，今要成功各顯能。

行者輪棒就打，兩個鬥敵多時，那龍力軟筋麻，轉身攔於水內。行者又使出翻江攪海的神通，把一條鷹愁清澗，攪似那九曲黃河。那業龍在跳出水來，兩個又在崖下苦戰。小龍委實難擋，他就變做水蛇，鑽入草科中去了。行者撥草尋蛇，並無形影。行者（原作「三藏」）念聲「唵」字咒語，當坊土地一齊頭。行者道：「你鷹愁澗是那方來的怪龍？怎麼搶了我師父白馬？」二神道：「這澗中自來無邪，只是前年間，觀音菩薩因為尋取經人，去救了一條玉龍，送他在此（原缺「此」），教他等候那取經人，不許為非作歹。今日怎麼衝撞了大聖，尋他不見，這澗中有千萬孔（原作「吼」）竅相通，想必他鑽下去。要擒此物，只消請觀世音來，自然伏降。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去請菩薩，師父饑寒怎忍！」只聽半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：「小神去請菩薩來也。」

那神駕雲直至紫竹林中，具奏唐僧失馬之故。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（以下脫二頁，據楊本補綴如下）

蛇盤谷，卻在那半空中留住祥雲，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大罵。那揭諦按落雲頭，直至澗邊，對行者道：「菩薩來也。」行者聞得，急縱雲跳到空中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個七佛之師，慈悲的教主！你怎麼把那有罪的孽龍，送在此處成精，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？此又是縱放歹人為惡，大不善也！」菩薩道：「那條龍，是我親奏玉帝，討他在此，專等取經人做個腳力。你想那東土凡馬，怎得到靈山佛地？須是這孽龍馬，方才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龍這般懼怕，潛躲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菩薩叫揭諦：「你去澗中叫一聲『敖閻龍王玉龍三太子，你出來，有南海菩薩在此。』他就出來。」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。小龍在水，變一人相，踏了雲頭，對菩薩禮拜道：「蒙活命，在此等久，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。」菩薩指道：「這個就是取經人的大徒弟。」小龍說：「這是我的對頭。他若說出半個『經』字、『唐』字！卻也自然拱服。」菩薩把那小龍項下明珠摘了，將楊柳枝蘸出甘露，往他身上一拂，吹口仙氣，喝「變！」那龍就變出原來的馬匹。又吩咐：「功成之後，超越凡龍，還

你金身。」菩薩教悟空：「領他去見三藏，我回海上去也。」行者才按落雲頭，帶馬來見三藏，道聲：「師父，有馬。這是澗裡龍化做我們白馬，鞍轡俱全。」三藏望空拜謝，行者收拾前行，徑投大路而去。

不覺的紅日西沉，三藏勒馬遙觀，樓台影影，殿閣沉沉。行者道：「趕起那裡借宿。」三藏欣然從之，策馬而去，直至山門首。長老下馬，行者牽（原作「歇」）了，進了山門。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，「觀音禪院」。三藏即登殿，俯伏台前，傾心禱祝。禮拜已畢，眾僧請入方丈奉茶。

只見兩個小童，攜著一個老僧，年有二百七十歲，出來相見。禮畢，只叫獻茶。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，有三個法藍鑲（原作「廂」）金茶鍾。三藏誇愛不盡。老僧道：「國師來自上邦，可有貝借觀？」三藏道：「東土無甚寶貝，就有不能帶得。」行者在旁道：「師父，前日包袱那領袈裟，不是寶貝？拿與他一看。」老僧聽說袈裟，也來賣弄，遂命取出（原作「去」）穿花納錦，刺繡銷金之物。行者道：「你且收起，我也取出來看。」三藏扯住，「不要與人鬥富，恐生不測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」急忙把包袱解開，取出袈裟抖開。只見毫光滿室，彩氣盈庭。眾僧見了，無不喝采。那老和尚見這寶貝，果然動了奸心，上前跪下，眼中垂淚道：「我弟子沒緣！這件寶貝（原作「具」），方才展開，奈（原作「因」）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。老爺若肯放心，教弟子拿到後房，仔細一看，明早送還。」三藏意在狐疑，行者只管遞與。老僧卻吩咐眾僧，掃淨禪堂，安設鋪蓋，送了師徒去睡。

那老僧珠淚紛紛，即喚眾徒言曰：「我喜這個寶貝，只是無法可謀。」眾僧道：「莫若舍那三間禪堂，放起火來，連馬焚之。就是我們傳家之寶？」當夜運柴，把禪堂前後圍繞不通，安排放火。三藏師徒安歇已定。那行者雖睡，卻是靈通。忽聽外面人走不住，查查柴響，心中疑惑，悄悄變做一蜜蜂。只見眾僧搬運柴薪，已圍禪堂，只待放火。行者暗道：「果中師父之言。」行者一舁門跳上南天門裡，尋見廣目（原作「日」）天王，借個辟火罩兒，保護唐僧。天王聽罷，將罩遞與行者。須臾，按落雲頭，徑到禪堂，把房屋罩住了。行者去後面方丈上坐著，看那些人放起火來，他便捻訣念咒，口氣一吹。須臾風狂火盛，把一座觀音院，處處通紅。

不期火起之時，驚動黑風洞（原作「動」）裡妖精。縱起雲頭，即至煙火之下，急入裡面時，見一（原缺「一」）領錦襪袈裟。他即趁哄打劫，拽回雲步，徑轉東山而去。行者取了辟火罩，送上天門，交付廣目天王。辭別墜雲，又見那太陽星上。變做蜜蜂，飛將禪堂，現了本相，叫聲：「師父天亮。」三藏才醒，穿衣出身，只見樓台殿宇盡皆燒燬。三藏大驚道：「我怎麼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眾人舉火燒殺我們，謀我袈裟，被我回風轉火，燒他還禮。所以保護禪堂，未曾驚動師父。」三藏道：「袈裟何在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，我去拿來。」行者牽馬挑擔，出了禪堂，徑往方丈。

那些和（原作「禾」）尚，只說一齊燒死，如今又討袈裟，眾皆悚懼。那老和（原作「禾」）尚見燒了房屋，又尋袈裟不見，正在萬分焦燥之處，一聞唐僧來取袈裟，進退無計，撞牆而死。三藏心中惱恨行者不合，卻在上面念動那咒。行者頭疼，跌倒在地，只叫「莫念！莫念！管取袈裟還你！」眾僧跪下勸解，三藏才住不念。行者思量半晌（原作「響」），問道：「你這裡可有甚麼妖精？」院主道：「我這裡正東南二十里地，有座黑風山黑風洞，內有一個黑大王。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話，便是個妖精。別無甚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不須講了，一定是那黑妖望見火光，趁哄擄去。等我老孫去尋他一尋。」即喚眾和尚過來道：「你等好伏侍我師父，看守我白馬！假有一毫兒差了，照依這個樣棍與你看！」他掣出棍來，照那火燒的磚牆撲的一下，打得粉碎，又震（原作「振」）倒了有七八層牆。眾僧見了，骨軟身麻（原作「齊」），磕頭都叫：「爺爺，放心前去，我等決不敢怠慢！」行者急縱筋鬥雲，徑上黑風山。不知袈裟有無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天取經實堪誇，盤蛇岩澗路途賒。